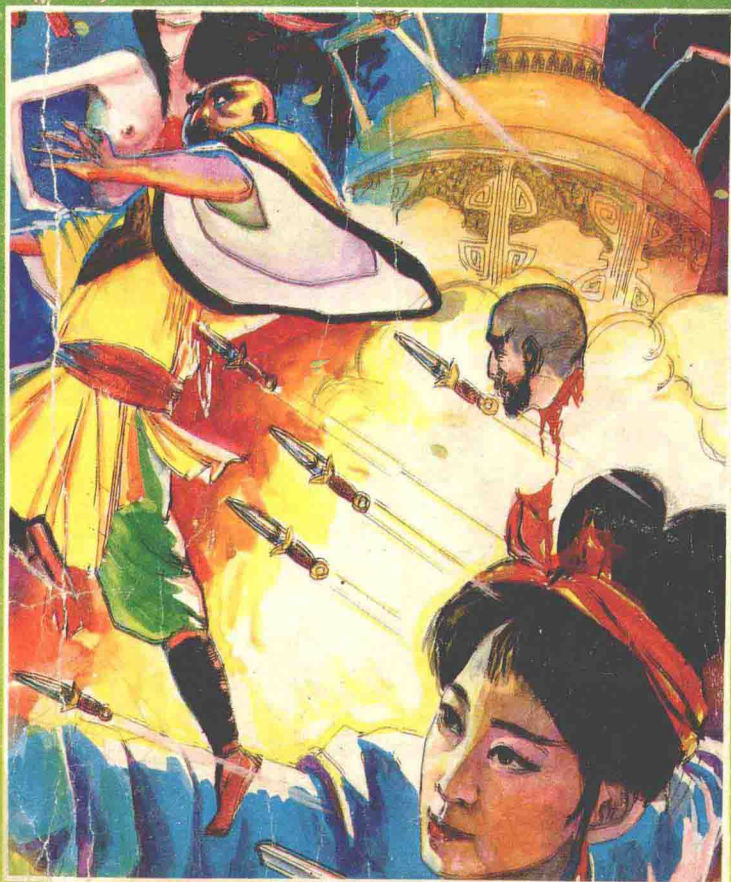


邪哥杨小赌

上

曹若冰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西山，在安徽省桐城县，奇峰绵叠，直插云霄，若隐若现，神秘莫测，犹如云海神山。

此时，朔风频频，大雪飘飘，飞鸟绝迹，走兽遁形，近望远眺，满山遍野，已成了一片银白。

在这冰天雪地的深山狭谷，却有个踽踽独行的人，飞快的双足，飘忽在积雪盈尺的地面，竟是踏雪无痕。

此人，白色的儒衣，丰姿甚是雄伟，儒帽上积雪皑皑，两根飘带，迎风婆娑，他撩着儒衣，手按剑柄，行行复行行，脸容略呈现枯瘦！

但俊逸的气概，未曾稍减半分，看上去约摸有二十多岁，不知怎的？他那深锁的眉宇之间，似乎隐藏着深沉的气氛。

当他走完谷道，绕过一座银色的高峰，在两峰之间；那低垂的山腰，他蓦地一怔！

抬头看时，原来在青风岭那方，隐约传来了马蹄之声，他本能地愣了一阵，才身形数晃纵入了辅苍岭下的白色丛林。

在三株古松交叉之处，他隐身伏下，目光炯炯！全神贯注着青风岭的方向。

马蹄声越响越近，越近越烈！半晌后，在那青风岭下环山的谷道上，一匹白色的单骑扬长而来。

接着，后面又出现了一乘黑骑，来势汹汹！

显见是一逃一追？

那前面狂奔的白马，眨眼间，已行向这边丛林。

白衣儒生仔细一看，原来那白马的主人，是个白衣劲装的妙龄女郎，她双臂环抱着马颈，脸色苍白，娇喘吁吁！

显然已遭遇一场挫折和惊险。

蓦地，飏地一声，一枝羽箭已穿空而来，随闻一声尖厉的长嘶！

白衣女郎的坐骑，已人立而起，猛烈一跃！

连人带马跃入了白色丛林。

立时，丛林中呼呼三响！

吹起了一阵劲风，高空中飘着雪花，顿时打得团团乱转，那黑色的追骑，因此霍然止步了。

白衣儒生再一定睛细看，那追骑的坐客，却是个满腮胡须的彪形大汉，玄色劲装，背上插着马齿钢刀，右手提着缰绳，左手还擎着弓箭，双目圆睁，眸光四射！

面对着白色丛林，愤怒地喝道：“哪个大胆小子，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，有种的亮出相来？”

“哈哈”一阵笑声，甚是响亮！

声随人到，白影晃处，竟是个潇洒大方的白衣儒生。

只见他满脸微笑，轻松活跃！与那大汉正好站了个丈把相距。

大汉见来人显身如此快速！情不自禁地勒马倒退了数步。

他虽未敢小视，但仍装腔作势，哧哧连声！红肿的鼻子，肌肉微微抽动！

哼了一声，才狞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个小白脸，难怪你看上了那个丫头？哼！”瞬时浓眉倒锁！

目闪凶光，缰绳往左手一卷，右手一晃，已从背上抽下马齿钢刀，怒气冲冲，却不敢贸然而上！

白衣儒生见他这种鲁莽动作，说话又是这么无理取闹！然则他并没因此生气！

他反而彬彬有礼，抱拳作揖道：“在下系过路之人，与那女郎素昧平生，请阁下不要随口伤人！”

大汉目睹白衣儒生如此礼貌，不禁自傲起来，以为自己这么强硬的态度，已把对方镇压住了，当下便放胆起来了。

可是他似乎又想起了刚才的一幕，亲见白衣儒生那种敏捷的出手，足见来头不小，心中又是一悸！

猜想此人武艺，谅在自己之上？

他一转念间，也就随机答道：“你用暗器拦路，已经犯了江湖规矩，大爷本要找你算帐，你既还懂礼貌，所谓礼多人不怪，有礼走遍天下！

“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走你的路，我找我的人。”缰绳一拉，正欲扬鞭催马。

谁知白衣儒生又是身形数晃，竟然挡身在他的马前，微笑道：“刚才略试小技，岂能算暗器？”

“阁下未免太过紧张！不是在下冒昧，敢问阁下，紧追那女郎，竟为何故？”

大汉冷哼一声！

勃然怒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要大爷说个明白嘛？快刀无情，违者格杀！哼！看刀！”

一言甫毕，马齿钢刀已破空飞起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！大汉是快刀门的人。

刀锋疾卷！搅起一片寒光，已向白衣儒生当头罩去，份量确实沉重。

白衣儒生不慌不忙，身形偏左微晃，早已避过一旁，仍是轻松自在地笑着道：“好个瞎眼快刀！可惜伤不到人？”

大汉首招走空，心中已很生气，又闻白衣儒生这么刺耳的讥笑，心中又急又恼！

他于是使出师门绝技，内力贯臂，马齿钢刀乘势滚去，挺身再招“滚瓜落地”，立闻刀风呼呼！

掀起刀影如波，犹如碧海寒涛，分向白衣儒生上中下三路，澎湃逼进！其势甚凶！

白衣儒生仍是微晃身形，只见他左摆右歪，骤地上升，回空一转，已经飘飘地落在大汉的背后。

他依然笑着说：“好个滚瓜落地啊！”

大汉快速地转过身来，阔口动处，厉啸连连！

双手推动刀柄，欺身再招“破腹开膛”！用了十成内力，

对准白衣儒生下盘，平线疾刺而去。

但是名家高手，岂能虚传，白衣儒生仍然脸露微笑，身形左偏右斜，看似无法支持，险象已生！

实则他在一晃身间，又是回空一跃，飘飘如絮地落在大汉的背上了！

而且哈哈大笑不已！

这一笑，无形中宛如笑里藏刀！

刺痛了大汉的创伤，顿时满脸通红！

咬牙瞪目，刀随身转，肢躯霍地暴涨，自上袭下，猛烈向前疾卷，再招“万剐千截”！刀锋闪处，银花朵朵，寒风肃肃！

这正是大汉使的三个连环绝招的最毒一招，要是遇在武功修养稍差之人，虽未必亡命刀下，也得肢躯不全。

可是白衣儒生，毕竟师出名门，凭他这种以柔克刚的“太极神力”，看来虽是招招守势，式式挨攻。

其实这种飘忽无定的“移形换位”“声东击西”的战术，暗地里却在运用自己本身的无形神功，捉弄对方！

使对方真元外溢，藉此吸取敌方真元，充实自己形骸，如果时间持久，足使敌人疲乏不支，几乎气绝而死。

三招才过，那大汉果然脸色苍白，气喘如牛。

白衣儒生却仍哈哈戏笑道：“滚瓜刀法！落地格杀！乃是西北道上快刀门的绝招，你这莽汉，可惜学艺未精，就这样目空一切了！”又想：西北道的人怎么又到了南方。

言罢，两手变掌，一屈一伸，奇速的手法，简直无法令人看清，已把那大汉轻轻摔上了马鞍，犹如自己上马一样。

大汉在马鞍上连晃几下，才算坐稳。

白衣儒生正色道：“独煞门下的，太极神功手下留情，此次免你一死，放你回去，以后若再作恶多端？决不饶恕！”

说毕，再一扬手，立刻带起一阵劲风，连附近的积雪树木也被震得呼呼作响，舞摆不停。

逼得那大汉默然无言，掉转马头，往来路回奔而去。

白衣儒生见大汉已去，这才微微一笑，转入丛林。

他正在惦念那在逃的女郎，是否已身负重伤！抑或是安然无恙？

边走边想，无缘无故竟有一股莫名的悲绪，袭上了他的心头。

假如他这种不自觉的感触，是属于自然的现象，那应该算是他的“恻隐之心”了！

当他转进古松交叉之处，果在那块凸出的岩石尽头，发现一匹白马已倒卧在血泊之中的，咫尺之处，还躺着一个屈身的人。

近前细看，果是那个白衣女郎。

只见她双目微合，脸颊像白纸一样，鼻息也极其细微。

他俯下身去，轻轻地在她的粉额摸了一下，沉寂的脸上，顿即眉间微微打皱！

接着又在她那丰满的胸部按了一下……情不自禁地忖道：“嗯，她已受震过重，昏过去了！”

于是他伸手怀中，摸出一个小型的葫芦瓶，揭开瓶盖，倒出一粒药丸，塞进女郎的牙关，顺势就在她身畔坐下了。

西北风又开始疯狂地怒吼，雪花也紧密地飘个不停，把这辅苍峰际的空气，竟又冷落得凄楚万状！

所幸这个白衣女郎身躺在古松华盖之下，密茂的松叶，积着厚厚的白雪，宛如一顶白色的巨大雨伞，擎罩着她。

故此，不管风吹得多大，雪飘得多密，也无从侵染到她。

只是风声咆哮！震人耳根，寒气频袭，刺人肌肤，倒把个白衣儒生不觉焦急起来了！

他所担忧的，并非害怕这么冰天雪地，奇寒砭骨的气氛，而是自己连日以来，宿风露雪，不但使命未了，连目的地还未寻到。

却在这两峰交臂之处，遇上了这档追杀案子？

如今，那大汉虽被自己驱走，但目下这个昏迷的女郎，服下“宁神保命丸”以后，仍然不能清醒，怎不令他担忧焦急？

他蹙眉凝目，像出神似的，显然想凭自己仅有的思索潜力，来发现一个奇迹！

俄顷间，那白衣女郎的身体，微微颤动了几下，鼻息似乎也有力多了！

白衣儒生深沉的脸额这才渐渐清朗，不觉微笑起来！

他守候着她，好久好久，总拿不定主张。

虽然，他已闯荡江湖好多年了！

但从出师到现在，却一直没有接触过异性。

“等她清醒以后，再说吗？”

“不行，应该速找温暖之处，急救她！”

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况又素昧平生，怎能抱着她走，她要是醒来，怎么办？”

“救命如救火！何来这套迂腐？”

两种强烈的意识，像两道猛烈的电光，交叉似的争取着他，毕竟，他被第二种意识慑服住了！

一种从未有过的刚毅之力，在他的心头重重一震！

他情不自禁地骤伸猿臂，抱起她迳往林中就走。

他很想找一处干燥温暖的地方，把她安置下来，做一番救治的功夫，使她能脱离险境。

当绕出那块凸岩，往左边转去，在一丈之远，有着很多枯黄芦草摇摆的地段，似乎，他已有了新的发现，脸上顿又露出一一种猜疑的神态。

他两脚轻轻一顿，已抱着她的慧躯，飘飘然飞过了芦丛，落脚之处竟是块丈把方圆的平地。

这里，虽寸草未生，但满地苔藓，碧绿柔软，加上针形的赤色松叶和从树缝中漏下来的点点白雪。

这样美丽洁净的衬托，十分幽雅，像一幅含有诗意的古画，委实令人清心悅目。

他甫将脚步站定，再一环视搜索，那猜疑的神色，骤然又变成了惊疑！

原来在一株盘根屈节的古松荫蔽处，竟有个不大不小的石洞。

洞口上端，隐约还刻着三个凸形的古字，虽因经年累月，风吹和雨淋，加上苔藓绵蔓，字迹已很模糊！

然而白衣儒生是个有心之人，所以他未经考虑和思索，哦地一声，已喊出了“云龙洞”这三个字。

此时，他的心灵似像已被这苍翠的石洞吸引住了！

尤其他那崩得紧紧的心弦，现在显已松弛了一半，因为他所期望的目的地已经到了！

他一阵喜悦，不禁笑出了声，这笑声几乎把她震醒！

这个“云龙洞”确实不小，洞口像狮子大开口，高有一丈，宽也有五尺之多，深则无法探测了。

他站在洞口，犹豫地向洞里探望，觉得很新奇！洞内虽不十分洁净，但洞口的左角凹岩处，却放着一个小型灯笼，尤其那深及丈许的地段，摊着厚厚的芦草，显见这石洞没有荒芜着。

白衣儒生心头一乐！就放胆进去。

正是“舍生取义，豪侠本色”！在芦草上，他缓缓地让她睡下，然后，才轻轻地坐在她的身旁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为她“导气疏穴”。

他侧身斜倚在她的身上，让自己的手掌，紧紧地合着她的两掌。

他闭目内视，舌尖抵着上颚，以意帅气，掀动了自己的任督两脉。

立时，丹田中真气发动，接着便有一股热辣辣的气流，已循着自己身上的卯穴，下达到子穴，再转上酉穴，直冲到午穴，降下重楼穴，深入降宫穴，便分贯到两臂，直达掌心，像两道激烈的电流，奔向于她。

没有多久，那女郎果然悠悠地呻吟了！

双眸也微微地开启了！

终于，她娇柔地喊道：“闷死我啦！”

当她神志渐渐清醒时，发觉自己仰卧的身躯，两支手掌，竟被一个男子斜倚着重重地压着。

而且，这男子竟是个从未谋过一面的陌生儿郎？

她真是又羞又急，她很愿说话或拒绝，甚至反抗，可是却没有说出及有所表示。

这时，她浑身爆热，暖洋洋地，渐渐两颊堆满了霞红，接着娇喘也频频了！

也许，她已觉察到自己之所以如此这般，显已逃过了一次可怕的劫难。

眼前这个闭目沉思的男子，无疑地，正是抢救自己生命的大恩人！

她不觉热泪盈眶，像见到了亲人，竟“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！

白衣儒生正在为她救治，可没防到她会有这一着，虽然他为了救人，不避男女之嫌，但见她这么呜咽起来，心里也骤感有点不安！

他很想马上脱身避去，但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。

或许，他不愿使这个可怜的女郎，既已遭到身心的创伤，再受到生命上的威胁。

也或许他已知道刚才自己“导气疏穴”的行功急救，已有了奇效，如果中途停止，势将有碍她的复元。

只见他喟然叹道：“姑娘，请理智一点，~~内伤实在太重~~过度悲伤，将会影响以后的健康！”

那女郎好像已听懂了他的话，立即哭泣终止，甚至连悲感的情绪，也逐渐消失了！

白衣儒生仍闭目低沉，全神贯注着为她“导气疏穴”，显见这种夺天造化的太极神功，确实神妙莫测。

大约经过有盏把热茶功夫，那女郎的神态已渐渐好转，呼吸也慢慢地平顺多了！

可是白衣儒生却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！

他那饱满的前颈，这时，已汗珠粒粒，连脖子上也汗流如注了。

他为了救治她，真元已损失过巨！

必须闭目静坐，做一番复元功夫，使河车逆转，吸取天地间的纯阳正气，来和本身血肉所化的精气，周流百脉，循环全身，方能补足真元。

当他正在息虑坐忘之际，她已甜甜地入睡了。

此际，雪已停飘，风也止了。

但那残酷的夜神，却正推着黑浪般的夜幕，席卷而来，本来已够凄凉的雪峰，如今，更平添了一层深厚的哀痕。

骤地，一条黑色的影子，从辅苍峰顶一晃下坠，眨眼间已跃入了白皑皑的丛林。

这条黑影飘飘然像一缕幽魂，很快就从古松交叉处，微微晃现，已绕过凸出的岩石，飘过芦丛。

在距离云龙洞约有丈把来远，便停住了。

在灰暗的夜色中，由于雪光的反映，和云龙洞内透出来的闪动的灯光，很清晰，可以瞧出这黑影，却是个骨瘦如柴的黑衫老人。

这人，脸颊瘦长，鹰勾的鼻梁，架着两道浓黑的扫帚眉毛，微翘的嘴角，蓄着两撇八字胡子。

两目精光四射，端的炯炯逼人！

只见他身形微晃，已隐伏在古松后面。

显然，他想利用树身的掩蔽，来藏匿自己的身形，由于他脸露疑惑！两眼闪闪逼视着石洞。

可以猜臆那洞里的灯光，已干扰了他？

这刻，云龙洞里，忽然响起了凄楚的哭声，那正是卧着的白衣女郎，在独自哀泣！

而那白衣儒生，却在她的身畔，闭目盘坐，没有理会，只在自顾运气行功。

经过有顿饭辰光，才见他微微地睁开眼来叹息道：“姑娘，不能再伤感了！有什么困难？尽管请说，在下只要能力可及，决尽绵力！”

白衣女郎立即止住了悲泣，勉力坐起身来，强自噙住泪水，微吁着问道：“义士当真能帮助奴家解决困难嘛？”

白衣儒生不加考虑，豪然答道：“当然！”

白衣女郎仍像怀疑似地又问道：“没有顾虑嘛？”

白衣儒生微微皱一下眉毛，露出尴尬的样子，轻轻颌首答道：“没有顾虑，只是姑娘须接受在下的要求！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白衣女郎突然愁眉紧锁，贝齿紧咬下唇之后才问道：“还有要求嘛？”

白衣儒生正襟严肃道：“在下没别的要求，只望姑娘不要再悲伤，以免影响才复元的身体！”

白衣女郎这才心口一松，像卸却了千斤重负，接着说道：“奴家这次蒙义士相救，今后不知该如何回报？”

“哈哈”白衣儒生不觉苦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来，锄强扶弱，舍生取义，乃是我辈武林中人份内之事，岂言回报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语气忽然转得很关切，问道：“刚才姑娘被那莽汉穷追，不晓为了何事？可否见告一二？”

白衣女郎骤听之下，禁不住一阵伤感！

愣了半晌，终于，又默默地两眼泪汪汪了！

显然，那可怕的回忆，又触痛了她的创伤！

她用衣袖擦了下泪眼，凄楚地答道：“奴家命苦，自幼父母散离，全赖外婆家大阿姨教养食大。

这次从安庆外婆家来到桐城，投奔姑母家，找寻家父，不料在途中碰到这个恶徒，竟欺奴家女流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已泣不成声了！

白衣儒生这才深悔当时不该手下留情，放那莽汉生路如今棋错一步，只有安慰女郎设法助她找寻老父。

遂又接口道：“姑娘不必伤心，那恶徒已被在下驱走，料想不敢再来，姑娘只要身体复元，在下便可协助找寻令尊，但不知令尊贵姓大名？”

白衣女郎万万没想到这个白衣儒生竟是如此诚恳热

心，终于转悲为喜，柔声答道：“家父姓林名尚，昔年行迹江湖，由于他经年穿的白色儒衣，看外表虽文质彬彬，但骨子里却是嫉恶如仇，尤其爱管不平。

所以江湖道上，大家都称他白衣义侠，家父的个子与义士差不多，只是鼻柱较高，年纪也要高多了！

这已是二十年前之事，奴家听太阿姨说的，可没见过家父。”

谁知白衣女郎说出这席话后，不但白衣儒生感到很意外，连隐身在洞外的黑衫老人也为之一怔！

他缓慢地皱着眉梢，脸颊竟显得那么低沉！

白衣儒生微微点头，一面放松自己盘着的坐姿，一面却胸有成竹地继续问道：“令尊可是河南郑州府人？”

白衣女郎骤觉一惊！

问道：“你怎么也会知道我爸的籍贯？”

她这一问，原属一时感情的冲动，竟忘了彼此的距离和关系，才相识的男女，竟然你你我我的直率称呼？

未免太冒失了！

待到她自己发觉不妥时，已经话从口出，无法收回，于是她两颊桃红，娇羞起来，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！

她是这样的娇窘？

他见她这样羞态，似乎也有了感触，他也误会起来了！因为当她在说话时，他偶一抬头，两人的目光，正好衔接上！

当时，他虽显出了男性的魄力，没有什么不自然，或者回避的意思。

而她，似乎也有着与他同样的趋势和想法，直到他发现她流露了娇羞之态，他也无法抑制地不自然起来了！

他虽没有两颊桃红，低下头去，然则他的心头却像有千百只小鹿，在奔腾乱撞！

毕竟他是个男性，仍有着男性应有的倔强个性，终于他又微笑道：“令尊的情形，在下只能说略略知道一点。”

白衣女郎仍是羞涩涩地低着头，既没表情，也没作声。

他见她没有答腔，若有所悟似地继续又道：“在下真糊涂，直到现在，还没请教过姑娘芳名？”

“我叫林静！”

· 她似像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粉颊微微地抬起，含情脉脉地望着他，又道：“我也没请教义士的尊姓大名？”

白衣儒生道：“在下姓杨，名小赌。”

林静顿生亲切之感，问道：“那么杨义士与家父定是熟朋友了！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

杨小赌不安地答道：“林老前辈与家师才是莫逆之交，家师还常提起他的种种侠义豪举，所以在下也略知一二。

但所遗憾的，从未谋过一面，这次从陕西太白山来此，就是奉了家师之命，来寻访这位老英雄的。可是真巧！竟在这里碰上了林姑娘！”

林静听了杨小赌说出来历以后，本来对他还有相当距离的，现在既闻他的师父与自己的父亲是好朋友。

顿时，她对他的感觉，马上变成“一见如故”了！

她不但羞态顿敛，而且很大方地道：“照刚才杨义士说来，那么令师一定是太白山的那位太极真人屈中掘老伯了！”

杨小赌这时也感到轻松多了！点头答道：“林姑娘说得一点不错，家师正是太白山太极真人屈中掘上人！”

林静一猜便中，心中好不快乐，嫣然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我们是自己人了！以后还望杨义士多多指教。”

她虽说得这么老诚，显然与起先那样娇羞的态度，前后判若两人。

但尽管她出言如此，仍矜持不住那自然流露的羞态，本来对着他款款深情的视线，竟又转移了方面。

也许他的抬头和俊目的正视，四目交投，她有点腼腆。

杨小赌这时却要老练多了！

他微微含笑，两手一拱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林姑娘太客气了！”

他俩这么彬彬有礼，互相客套，原属初识男女，人情之常。

可是那隐在洞外沉着脸的黑衫老人，不知怎的竟“嗤”的一声！他笑了！笑得那么蹊跷？竟漏出了声。

他虽赶紧用手捂住嘴巴，似乎无意让自己在他俩面前露形；然而，他已笑出了声，再谨慎小心，也瞒不住杨小赌灵敏的耳目。

杨小赌双眉一蹙！

不安地站起身来，对着林静关怀地道：“刚才洞外像有